

十三陵
帝王史
话丛书

嘉靖皇帝
朱厚熜



十三陵
帝王史
话丛书

何宝善 著

嘉靖皇帝 朱厚燠

北京燕山出版社

嘉靖皇帝朱厚熜

何宝善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6.3字数120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000册 定价：1.40元

ISBN 7-5402-0025-1/K·0002/1143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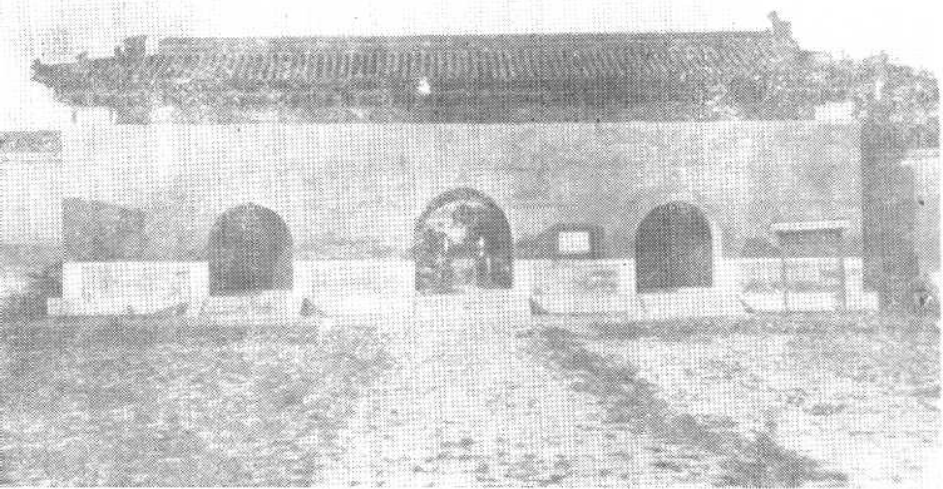
明世宗朱厚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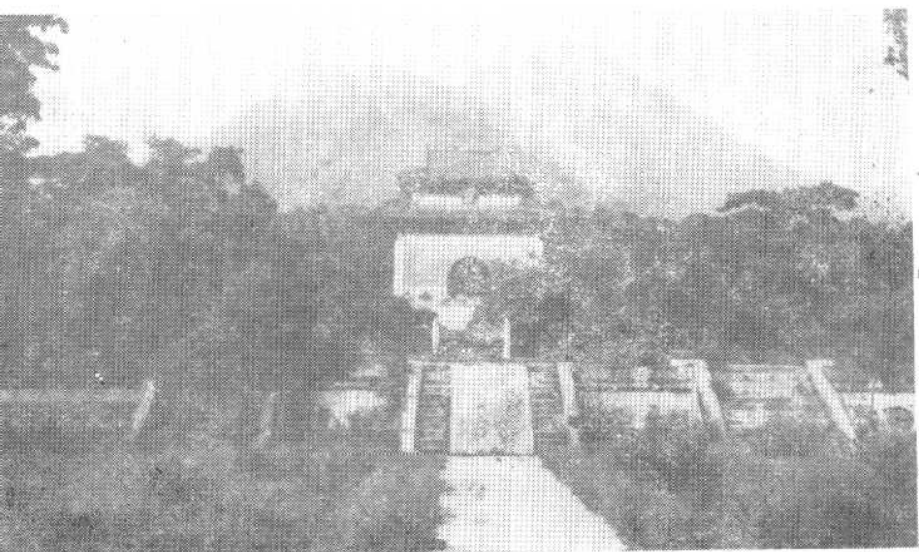
孝洁陈皇后



孝恪杜太后，世宗妃，穆宗生母。嘉靖十年封康嫔，
嘉靖十五年封妃。



永陵陵门



永陵棱恩殿遗址及现存明楼

目 录

宗藩继统

道人“点化” 厚熄降生 (1)

登极争礼 慈寿调停 (2)

大礼之争

推尊私亲 引起争议 (4)

群臣示威 跪哭阙廷 (11)

廷和忠直 毛澄拒贿 (13)

蒋氏撒泼 皇帝避位 (16)

怠慢慈寿 忘恩负义 (17)

更定祀典

制礼作乐 阴为私亲 (21)

皇帝撒谎 夏言“走运” (28)

打一儆百 阻止谏言 (30)

笃信道教

经术“治国” 道流为师 (32)

喜见“祥瑞” 争进成风 (41)

罢斥僧尼 拆毁寺庙 (47)

上天“惩戒” 灾异屡生 (48)

成仙破灭 一命呜呼 (50)

壬寅宫变

宫婢弑君 世宗昏厥 (52)

皇帝暴虐 宫婢拚命 (53)

大兴土木

土木繁兴	耗资惊人	(57)
兴造郊坛	改建太庙	(60)
建造永陵	修葺诸陵	(62)
宫殿亭阁	屡建不停	(68)
加固京师	修筑重城	(70)
能工巧匠	巧夺天工	(72)

庚戌之变

仇鸾通“敌”	“虏”薄京师	(77)
朝政腐败	招致入侵	(83)

性格乖僻

执拗顽固	个性极强	(95)
暴虐不仁	严酷治吏	(102)
喜听谰言	昏愎专断	(109)

严嵩专权

文学优长	深得帝眷	(117)
阿谀逢迎	机敏谨慎	(119)
柄政奸贪	陷害异己	(126)
徐阶新幸	严嵩败北	(134)

海瑞上疏

刚直不阿	冒死上疏	(142)
搏击豪强	斗争一生	(145)

危机四伏

财用枯竭	国力日衰	(153)
赐、乞、占夺	兼并土地	(160)
政治危机	世宗误国	(163)

注释	(168)
----	---------

附表	(174)
----	---------

宗藩继统

道人“点化” 厚熜降生

明宪宗(成化)朱见深共有十四子。皇长子、皇次子均未成年而早亡。皇三子朱祐樞，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继皇帝位，是为孝宗(弘治)。其第四子朱祐杭为贵妃邵氏所生，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被封为兴王。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封国湖北省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死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追谥为“献”。葬安陆州松林山(即显陵，嘉靖时改为纯德山)。其妃为蒋氏(藩王正妻不能称后，只能称妃)。

兴献王一生，酷爱诗书，不喜珍玩，不畜女乐。生活尚能简朴，非节日不设公宴。但他却十分崇信道教。当时安陆州有个玄妙观，观内有个纯一道人。据说，纯一道人“道行甚高”，^[1]兴献王对他崇拜不已，交往甚厚。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初十日中午，兴献王有些困倦，于是便凭几打盹。朦胧之中，忽见纯一道人入宫，他赶忙站起来迎接，但却不见来人，原来是南柯一梦。但恰恰就在此时，宫人传报世子降生。兴献王平时盼子心切，同时又十分迷信，于是便认为世子降生，完全是由纯一道人给“点化”来的。

这个世子，就是后来的明世宗朱厚熜。朱厚熜稍大以后，便经常随父母到玄妙观去焚香祈祷。由于有这个家庭背景，所以当他做了皇帝以后，便罢黜僧尼，独尊道教。其笃信程

度不仅超过了他父亲，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历史上信仰佛教和道教最有名的梁武帝和宋徽宗。

登极争礼 慈寿调停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朱厚照因病驾崩。武宗一生荒淫无道，对于朝政大事从不过问。虽然他贪图女色，但却无子无女。武宗临终之前，竟然对谁来继承帝位这个“国本”问题，也未留下遗诏，只告诉身边的服侍太监：由他母亲——慈寿皇太后与辅臣商议定策。

经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与慈寿皇太后协商，决定由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

武宗生前虽然未留下遗诏，但杨廷和与慈寿皇太后所商议的决定，还必须以遗诏的名义颁发下去。为了使读者能够对后面的问题有个清晰的了解，我们将遗诏中的重要部分做如下节录：“……今忽遭疾弥留，殆勿能兴。……惟在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宿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2]这个遗诏，由于只引用了“兄终弟及”“嗣皇帝位”，而没有特别强调朱厚熜必须要上考明孝宗，做孝宗子，然后再以皇太子身份继皇帝位。因此，便在事后出现了许多乱子。仅在登极这一天，就对朱厚熜的身份问题发生了争执。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应诏来到京师外行殿。礼部员外郎杨尚奎，马上将登极仪注上呈给他。朱厚熜看了仪注以后，发现是按皇太子身份举行登极典礼，

心里大为不悦。于是向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3]拒不按仪注登极。大学士杨廷和一看事情不顺，便亲自上前解释，劝说朱厚熜按原定仪注登极。朱厚熜此时虽然年龄仅有十五岁，但却十分固执，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丝毫不做让步。结果，双方发生了争执并形成了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只得由慈寿皇太后出面进行调停。慈寿皇太后对未来的事情没有想得太多，便以“天位不可久虚”，依从了朱厚熜的意见。于是，又重新更改仪注，以奉迎皇帝礼，举行登极。这样，这场争执才算得到解决。

朱厚熜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午登极。以正德十七年(1522年)为嘉靖元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驾崩以后，定庙号为世宗。在位共四十五年。

大礼之争

推尊私亲 引起争议

朱元璋建明以后，为了表示对他先祖的尊崇，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追尊他的高祖朱伯六为德祖元皇帝，曾祖朱四九为懿祖恒皇帝，祖父朱初一为熙祖裕皇帝，父亲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这种在名义上追尊先祖的做法并不影响明朝的统嗣关系，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当中并不过分。但自明成祖以后，至武宗毅皇帝以前，除了明成祖发动“靖难”夺得帝位，景泰皇帝因英宗被俘，以亲弟身份被群臣拥戴做了皇帝以外，其余几帝，均是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的帝位。而朱厚熜则与明朝的其他皇帝情况不同，他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因而在他当了皇帝以后，便出现了如何尊称他的亲生父母的问题。

对待这个问题，朱厚熜也同对待自己的身份一样，十分重视。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继位以后的第三天，他就派遣使臣，前去安陆奉迎他的母亲。二十七日，又谕令礼部，集议他父亲兴献王的尊称。这种集议尊称的做法，客观上讲，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此时他母亲的身份，还只是藩王的王妃。如果对身份问题事先不作明确，那么待她来到京师以后，朱厚熜虽然是他的亲生儿子，但按照封建礼制，则必须以君臣礼相见。因此，事先对蒋氏给以适当的尊称，也比较符合情理。但朱厚熜的真实用意不仅于此，而

是想把自己的生身父亲，也象朱元璋追尊四世先祖一样，追尊为明朝的正宗皇帝。如果这样一做，必然搅乱明朝的统嗣关系。因而遭到了以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绝大多数文武官员的激烈谏止。但除了朱厚熜本人置群臣的谏止于不顾，顽固坚持以外，还有以观政进士张璁为首的几个人，他们抓住武宗遗诏中有“兄终弟及”“嗣皇帝位”的漏洞，极力对朱厚熜进行阿谀逢迎。因此，便发生了波及整个朝廷的大礼仪之争。

争议的焦点是：朱厚熜到底称谁为皇考？也就是上考孝宗还是上考兴献王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如果得到解决，那么朱厚熜母亲的身份也就相应明确了。杨廷和等人引证汉定陶王和宋濮安懿王故事，〔4〕，主张不应重私亲，应该重大统。强调朱厚熜要上考孝宗，做孝宗子。对兴献王，只能称皇叔。做到既继嗣又继统。而张璁等少数人，则迎合朱厚熜的心理，主张不能自绝于私亲，应该上考兴献王，称孝宗为皇伯考。做到只继统不继嗣。

杨廷和等多数职臣所坚持的主张，虽然意在维护明朝的统嗣关系，但朱厚熜的情况却与汉定陶王和宋濮安懿王的情况有些不同。首先是，明孝宗已经有了皇太子（武宗），且已继承帝位，做了十六年皇帝。其次是，孝宗在世时，并未明确、也不可能明确朱厚熜做为他的皇子。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武宗的遗诏中，只明确按“兄终弟及”来“嗣皇帝位”，并未明确先继嗣后继统。这一点，是当时杨廷和等人，在起草遗诏中的极大疏忽，因此给张璁等人钻了空子。

争议最激烈的时间，是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七日起，到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一直争议了三年半。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初七日，根据朱厚熜的谕旨，

礼部尚书毛澄，将杨廷和等众官引证汉定陶王和宋濮安懿王的意见，呈报给朱厚熜。朱厚熜览阅以后大怒说：“父母可更易若是耶！”〔5〕谕令再议。经群臣再次集议，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这样，双方的争议，便出现了第一次僵局。就在这种争议僵持的情况下，有个观政进士名叫张璁，他悟透了“臣扭不过君”的道理，即时给朱厚熜上疏，极力支持推尊私亲。他的奏章，除了抓住杨廷和等人的漏洞进行批驳以外，还说：“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如果称圣母为皇叔母，那么待圣母到来，则必当以君臣礼相见，“恐子无臣母之义”，〔6〕在朱厚熜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突然得到张璁这样的有力支持，自然是雪中送炭。于是大喜说：“此论一出，我父子必终可完也！”〔7〕由于有张璁等人支持，他的态度也骤然变得强硬起来。马上发手敕说：张璁的章奏“实遵古训，据古礼，尔曹何得误朕”，“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8〕仍令礼部集官会议。但杨廷和也丝毫不退让，立即将手敕原封退还，表示拒不奉命。并且还说：“臣等不敢阿谀顺旨。”〔9〕结果，双方的争执又出现了第二次僵局。

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二十五日，朱厚熜的母亲从安陆州经大运河来到通州（今通县）。当她闻听封号不仅未定，还要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孝宗，立时大怒，拒不进城。这样，争执又出现了第三次僵局。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初，杨廷和为了做到既要坚持原议又要打破僵局，便假借慈寿皇太后的名义发布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10〕其封号俱不加“皇”字。朱厚熜对这个“懿旨”虽然不满意，但认为是慈寿皇太后的‘懿命’，不好违抗。同时，他的生母蒋氏又滞留在通州进不了城，所以对这个不带“皇”字的尊称才勉强答

应下来。

张璁看到自己几次上疏，均受到朱厚熹的重视和赞扬，胆子便逐渐大起来。于是，又在十一月，顺着朱厚熹的心理，再上《大礼或问》。奏章中，除了以问答形式猛烈批驳杨廷和等人的观点以外，还挑拨朱厚熹说，非天子不议礼，愿陛下独断，揭父子之大伦明告中外。这就是说，定大礼是皇帝自己的事情，必须由皇上自己独断。你杨廷和等人没有资格进行干涉。但张璁却没有想到，杨廷和连皇帝都敢于拒理谏净，自然不把这个小小的观政进士放在眼里。为了排除干扰，立即将张璁逐出京师，到南京任刑部主事。

张璁虽然被杨廷和逐走，使朱厚熹失去了得力的支持者。但朱厚熹的母亲，却在十月初四日已经来到京师，成为朱厚熹的得力依靠，于是再下御札。谕令：兴献帝后，皆加“皇”字。“皇”字一加，就等于将慈寿皇太后的懿旨全部推翻。

到了此时，大礼议之争已经进行了半年。好不容易假借慈寿皇太后的名义，才将“兴献帝”的封号确定下来。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又将封号改了回去，杨廷和等人，自然毫不退让。除了再次退还御札以外，还说：臣等“职在辅导，不容曲从阿顺，以损圣德！”^{〔11〕}但朱厚熹也比以前更为强硬说：“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勿再拒，勉顺施行！”^{〔12〕}结果双方的争议又发生了第四次僵局。

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一月十一日，恰巧清宁宫后边的三个内宫发生火灾。这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才将这次僵局打破。原因是，文武群臣及时利用这次火灾，一致上疏认为：“火起风烈，此殆天意。……岂兴献帝、后之加称。祖宗神灵容有未悦乎？”^{〔13〕}这一下，才使朱厚熹的思想发生了动摇。不得已勉从众论，于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初九日，正式举

行典礼：上考孝宗，称孝宗为皇考，称孝宗后（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皆不加“皇”字。经过近一年的激烈争议，总算“上天”帮了大忙。这样，杨廷和等人所坚持的上考孝宗，即“人后说”，暂时算取得了胜利。这种局面，后来一直保持到嘉靖二年（1523年）十二月以前。

张璁被逐到南京以后，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经常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员外郎方献夫等人，日夜诋毁朝议，谋划对策。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一月，桂萼便向朱厚熹上疏，反对上考孝宗，主张上考兴献王，兴献帝仍然称兴献皇帝。桂萼的这一奏章，使朱厚熹追尊兴献王为正宗皇帝的想法，又再次活跃起来。暂时安定下来的争议局面，又发生了动荡。

不久，朝廷的人事情况便发生了重大变动。杨廷和因对朱厚熹已经失去信心，于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自动陈请离职归乡。礼部尚书毛澄，也因屡不顺旨自动去职了。但他们所坚持的“人后说”，却在其他文武百官当中尚有广泛的支持者。因此，双方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朱厚熹览阅桂萼的奏章以后，心里十分喜悦。马上谕令礼部集官会议。会议的结果，虽然参加集议的有二百五十余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支持桂萼的观点。然而朱厚熹不但对此置之不顾，反而还要下谕旨传召张璁、席书和桂萼等人来京，用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群臣对于这种违背公论的顽固做法，自然更要坚决谏止。结果，惹怒了朱厚熹，将其中的六十三人进行罚俸处治。这就是说，朱厚熹为了推尊私亲，在他母亲和张璁等人的支持、怂恿下，对持反对意见的文武百官，要实行高压政策。